



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·周锐系列

ZHONGGUOTUZIDE GUOCAO

中国兔子德国草

生日恶作剧

周锐 周双宁 著



全国优秀出版社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·周锐系列

中国兔子德国草

生日恶作剧

周锐 周双宁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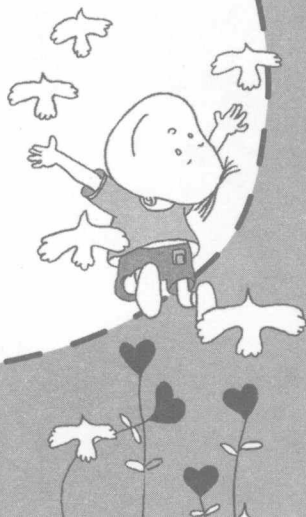
全国优秀出版社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故事是这样诞生的.....

爱尔兰的舅舅是个专门给孩子写书的作家，所以他得的一百多次奖都是儿童文学奖。很多孩子和夫人都读过他写的书，像《书包里的老师》呀，《哼哈二将》呀，《幽默三国》呀，等等，有八十多本。

以前那些读过他的书的孩子都长成大人了。爱尔兰的舅舅想：人会成长，书也应该会成长吧。他就去跟爱尔兰的妈妈商量（用电子邮件商量，因为她在德国），以属兔的、出生在德国的爱尔兰为主角，与她合写这套会跟着一个孩子一起成长的书。于是，他们从爱尔兰的出生开始写起，写了爱尔兰两岁时在南京外婆家的日子，又写他回德国上幼儿园、上小学、上初中……爱尔兰越长越大，书也越长越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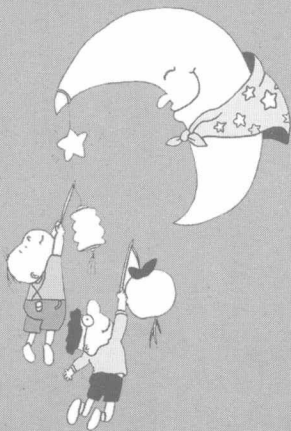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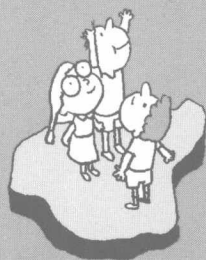
那么，这套书长到什么时候为止呢？爱尔兰的舅舅和妈妈回答说：长到没人爱看它为止。如果爱尔兰长成一个大人了，那时候还有读者要求读到他的新故事，那么爱尔兰的舅舅和妈妈就会继续让这套书成长下去。



目录 CONTENTS

- 第一章 从一个人有两个名字说起·····1
- 第二章 老对外婆说“当克”的外孙···21
- 第三章 我和我的灯笼一起走·····45
- 第四章 他得到了本来奖给狗的奖牌····65
- 第五章 只会打滚算不了好汉·····85





第六章 用恐怖片庆祝生日·····105

第七章 狼先生是黑手党吗·····13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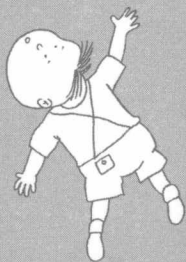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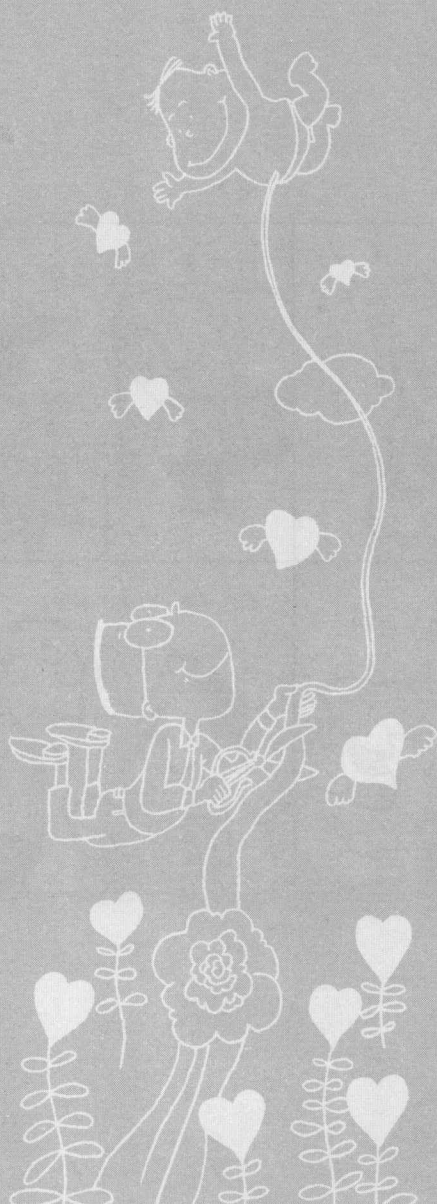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章 通过国际合作完成的家庭作业··159

第九章 女孩子党击败了男孩子党····187

第十章 到了长城一身汗·····213

第一章

从一个人有两个名字说起







还不满十二岁的爱尔兰·顾早在前几年已成为中国武汉市一家报纸的专栏作家。

武汉在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中游，顺着长江坐船去武汉的话，远远地就能看见码头旁著名的江汉关钟楼，那报社就在钟楼后面。爱尔兰·顾从没去过武汉，他在德国的家离武汉太远，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当那儿的专栏作家。更准确地说，是专栏翻译家——每星期一次，爱尔兰·顾把德国的小笑话翻译成中文，用妈妈的电脑发出电子邮件，几秒钟后就被武汉江汉关钟楼后面的那家报社收到，很快在周末的副刊上登出来。这次的这篇小笑话题目叫《奇怪的巧合》。

有一天，丹尼尔突然想起了什么。他问妈妈：
“你是在哪个城市出生的？”

“我是在法兰克福出生的。”

“那我爸爸又是在哪里出生的呢？”丹尼尔又问道。

“你爸爸是在斯图加特出生的。”

丹尼尔更加好奇地问妈妈：“那我又是在哪一个城市出生的呢？”

“你是在汉堡出生的呀！”妈妈不知道丹尼尔为什么要这样问她。

“可是现在我们三个人却从这三个城市走到一个家里来，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巧合！”丹尼尔很兴奋地对妈妈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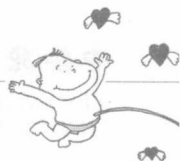
爱尔安也像丹尼尔一样“突然想起了什么”，他问妈妈：“你是在哪个城市出生的？”

妈妈回答：“我是在南京出生的。”

“那我爸爸又是在哪里出生的呢？”

“你爸爸也是在南京出生的。”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爱尔安有些失望，爸爸应该在上海或者武汉出生，三个人要是不来自三个城市，这就不够“奇怪”了。



本来爱尔安也会跟爸爸妈妈一样生在南京，要不是他爸爸来德国留学，他也不会生在汉诺威。

爱尔安出生的那年，正是中国的兔年，所以他是属兔子的。他妈妈属鸡，爸爸属猴。

“爸爸，你一点也不像猴子，”爱尔安摸摸爸爸圆鼓鼓的肚子，“你胖得像猪。”

“没办法，这跟像不像没关系。”爸爸说，“你属兔子，可你的耳朵并不是长长的呀。”

“对，我也不是红眼睛，嘴唇也不是裂开的。”

他是四月份生的，德国人正在过复活节，这恰巧也是个和兔子有关的节日。据说这时候兔子会下蛋，兔子蛋会给人带来好运气。孩子们就兴冲冲地到草丛里寻找彩色的蛋（当然，就跟圣诞节袜子里的礼物一样，这都是大人们的鬼把戏）。所以，不管爱尔安的耳朵长不长，眼睛红不红，嘴唇是不是裂开的，他不仅是中国的兔子，也是德国的兔子。

爱尔安生出来以前，医生用超声波给他拍了他的第一张照片。

医生把照片拿给爱尔安的爸爸妈妈看，并问他们：“想不想知道，是男孩还是女孩？”

爸爸说：“不想。”

妈妈也说：“不想。”

后来爱尔安问爸爸妈妈：“你们就看不出来我是男孩还是女孩？”

他们说：“真的看不出来，那时候你实在太小了。”

“那，医生看得出，为什么不让医生告诉你们呢？”

爸爸妈妈笑了：“这样，到时候就有一个惊喜。”

“男孩也是惊喜，女孩也是惊喜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爱尔安怎么想也想不起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情形。他曾经问过妈妈：“妈妈，我在你肚子里的时候，你要‘啊啊’怎么办呢？”

“啊啊”就是大便。爱尔安想，他要是在爸爸的肚子里就不要紧，那里面很宽敞的，可妈妈的肚子没有那么大，他会把妈妈的肚子塞得满满的，妈妈的“啊啊”会被堵住。他大便的时候，偶尔也会有被堵住的感觉，好难受的。所以想起来觉得对妈妈挺抱歉的。

但长大一些后，爱尔安终于有机会知道生孩子是怎么一回事。



读三年级时，爱尔安已经八岁了。一次上常识课时，老师对他们说：“我们要开始学习生理卫生了。”

那天的作业必须带回家做，因为只有问过家长才能完成。那是一张纸，要在画着葵花的地方写上自己的出生年月，在画着卷尺和磅秤的地方写上那时的身长、体重。还要回答：什么时候能自己走路了？什么时候长出第一颗牙齿？婴儿时的照片要让妈妈帮忙找一张出来，贴在一个方框里。另外，那纸上画着一个小孩的头，是背面的，要求把自己头发的颜色涂到小孩的头上去。

爱尔安兴致勃勃地一边问妈妈，一边写作业。但到最后要涂颜色时，他觉得没劲了。他最不喜欢涂颜色。每次班主任老师要他们做涂颜色的作业，他都要问：“亨里希先生，必须这样吗？”亨里希先生总是回答：“是的，必须。”等下次爱尔安又提出相同的问题时，亨里希先生不会说“我已经告诉过你多少次了！”他还是回答：“是的，必须。”

爱尔安的各科成绩都很优秀，只有美术差一些。不过也有例外，一次老师让他们画动物，爱尔安画了一只会飞的恐龙。他只画出恐龙的头和尾巴，当中一

大块是云——没办法，恐龙被云挡住了。老师给这幅画打了最高分——1分。在德国，1分是最高分，5分是最低分。

这时，爱尔安不怎么情愿地拿出他的颜色笔，对妈妈说：“戴维是红头发，会涂红颜色。我要涂黑颜色了？”

妈妈说：“当然。你是中国人，中国人都是黑头发。”

爱尔安说：“不对，中国人也有白头发的！”

如果他也是白头发，就可以不涂颜色了，可惜不是。最后只得涂上黑颜色。

老师还让同学们把以前穿过的婴儿衣服带到学校里来。上课时，所有的小衣服、小帽子、小鞋子都拿了出来，大家互相想象着婴儿时的样子，觉得好有趣。接着老师就问大家：“你们知不知道，小孩子是怎样生出来的？”

一个男孩说：“我问过我妈妈，妈妈说我是鹤鸟送来的。”

一个女孩说：“我爸爸说我是上帝用橡皮泥捏出来的。”

中国的许多家长会这样回答孩子：“你是我们从垃



圾筒里捡来的。”

爱尔安在上海有个表哥，爱尔安叫他要儿哥哥。要儿哥哥的妈妈告诉要儿哥哥：“你原来是颗药片，但太大了，没人肯吃。妈妈说，‘我来吃！’就一口吞下去……”

老师当然不会说孩子是鹤鸟送来的、垃圾筒里捡来的。不是这样的。

那天爱尔安一回到家就问妈妈：“你说，我一个月的时候有多大？”

妈妈随便比了个鸡蛋大小：“大概这么大吧。”

“不对！”爱尔安纠正妈妈，“应该是一颗图钉那么大。——我两个月的时候是什么样的？”

妈妈说：“还是你告诉妈妈吧。”

爱尔安就告诉妈妈：“我两个月的时候刚刚开始长胳膊长腿。三个月的时候就有十六公分长了。四个月我有听觉了。”

“你能听见爸爸打呼噜吗？”

“妈妈你别打岔，”爱尔安挺认真地说，“这些都要背出来的。——五个月我开始动了。六个月医生能听到我的心跳。七个月……七个月是什么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？好像我是别人的孩子似的。对了，七个月时我的眼皮可以张开了。——可是，里面黑咕隆咚的，我张开眼皮有什么用？什么也看不见呀……”

爱尔安的好朋友戴维，这天晚上走进父母的卧室，对妈妈说：“今天我们上常识课，讲了怎么会有小孩的。我想看你们睡觉。”

要是爱尔安对妈妈这样说，妈妈会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但戴维的妈妈不慌不忙，回答得很干脆：“不可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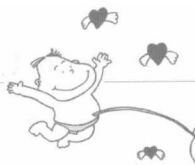
“为什么？你要说出理由。”

戴维的妈妈当然有理由：“你带小朋友回家，关起门来玩，不是也不希望我们来打扰你吗？”

戴维想了想，没错，就放弃了他的要求。

爱尔安的名字是在他生出来以前就起好的。

欧洲有句谚语：“谁的名字起得不好，他的半生就已经葬送了。”古代的柏拉图说过：“一个人的名字同时也是一种预兆。”不知道“柏拉图”这个名字是不是



预兆了他长大以后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呢？反正，为了把名字起得好一些，爸爸妈妈把他们的中国亲戚全都动员起来了。

大姨是大学老师，比较有文化，她说：“就叫‘顾页’，怎么样？”

爸爸姓顾，所以孩子也姓顾，这没问题。中国人起名字讲究含义，同时也讲究字音和字形。“顾页”这名字叫起来顺口，字形也有关联，姓的一半成了名。曾有一个姓傅的朋友请大姨给他的儿子起名字，大姨建议叫“傅博”，这两个字很相似，就像扑克牌里的两个王子，一个拿斧子，一个拿长矛。

因为爸爸是读书人，刚刚读出博士，大姨说孩子的名字应该有点书卷气。“顾”也有“看”的意思，“页”让人想到书本，起这名字也是希望孩子能像爸爸一样爱读书，会读书，读书读得好总是有出息的。

但奶奶说：“如果叫‘顾页’，小名‘页页’，我们就没法叫他了。”因为“页页”跟“爷爷”听起来差不多，人家会奇怪：奶奶为什么要叫孙子“爷爷”呀？

不过奶奶没有说：就不要叫顾页了，叫别的名字吧。奶奶说：“可以加一个字。”这就体现出中国人温

和处事的中庸之道。“他们不是住在汉诺威吗，如果生女孩，就加个‘诺’字，生男孩就加个‘威’字。”

行。中国的亲戚们一致通过，这决定立刻就从地球的这一边传到了另一边。

这时候，在妈妈肚子里的顾页威已经八个多月了，不但眼皮可以张开，胳膊和腿也渐渐有力。妈妈会让爸爸摸她的肚皮：“你摸摸，小家伙在里面练功夫呢。”

德国的小学生课本上写着：到第九个月，小孩子该出生了。这真有趣，不管是德国的小孩子，还是中国的小孩子，还是住在德国的中国小孩子，他们都知道应该在第九个月出来，不会在妈妈的肚子里睡懒觉。

妈妈对爸爸说：“我觉得，给孩子只准备一个名字，不够。”

爸爸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有个中国名字，还要有个德国名字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妈妈就反问爸爸：“你有那么多德国同事，哪个同事能比较标准地叫出你的名字？”

“没有。”爸爸直摇头，“我的名字有各种各样的叫法，我有几个同事，就有几种叫法。”爸爸名叫“中志”，